

汉语方言空语类的参数分析*

邓思颖

提 要 本文主要通过名词省略、包含关系小句的话题句和空宾语句式的讨论,研究北方话和粤语名词性空语类的语法差异,并且提出移位参数的分析方法。由于移位的差异,北方话的名词性空语类可以拥有限定词,具有指称的能力;但粤语由于缺乏名词移位,因此不能允许限定词在空语类里出现,从而造成粤语这种空语类整体上欠缺指称的功能。

关键词 空语类 限定词 参数 指称 北方话 粤语

1 引言:汉语方言光杆名词的差异

北方话(或称为“北方方言、官话”,包括普通话,本文统称为“北

*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发表于“香港语言学学会第七次粤语讨论会”(香港科技大学 2008 年 3 月)、“第十次理大语言学沙龙”(香港理工大学 2008 年 5 月)、“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北京大学 2008 年 5-6 月)、“古今往来:历史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的对谈”(中国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2008 年 7 月)、“第五届东亚理论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波茨坦大学 2008 年 9 月),以及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2008 年 10 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2008 年 11 月)举行的专题学术讲座报告过,而本文的分析也曾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汉语语法研究专题”(2009 年 3 月)给研究生作为研习的课题,对于上述所有与会者所提出的宝贵意见,笔者深表谢意,并且特别感谢以下各人的讨论和协助(按汉语拼音序):蔡维天、花东帆、黄正德、金立鑫、李行德、李艳惠、刘兆静、潘海华、萧月嫦、赵春利、张和友、张庆文、张志恒、朱乐奇等人。当然,文中的错漏与上述各人无关。本研究获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项目“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Dialects”(编号 B-Q02H)的资助,特此致谢。

方话”)的光杆名词可以理解为有定(definite),即说话者和听话者都知道名词所指的人或事物,例如(1)的主语“杯子”。然而,在香港粤语(以下简称“粤语”)里,光杆名词“杯”却不能有有定的用法,例子(2)是不合语法的。光杆名词的有定用法是北方话和粤语语法差异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1) [杯子]打碎了。 (北方话)

(2) * [杯]打烂咗。 (粤语)

为了解释北方话和粤语光杆名词的差异,生成语法学的文献早已提出了移位参数的分析,认为北方话的名词“N”能够离开原来的位置,进行句法移位,可以提升到表示有定意义的限定词“D”(“determiner”的简称,或者具有相似性质的功能词),允许(3)所显示的推导方法,形成有定的光杆名词。

(3)
$$\begin{array}{c} [\text{DP N-D } [\text{NP } ____]] \\ \uparrow \\ \text{---} \end{array}$$

以上述北方话的(1)为例,“杯子”虽然表面上是光杆名词,但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限定词。限定词和名词“杯子”组成了一个限定词短语“DP”。“杯子”从原来的位置移到限定词,例如(4)所显示的推导方法。由于(1)的“杯子”包含了限定词,因此可以理解为有定。

(4)
$$\begin{array}{c} [\text{DP 杯子-D } [\text{NP } ____]] \\ \uparrow \\ \text{---} \end{array}$$

然而,粤语的名词没有这种移位。在粤语里,由于没有名词到限定词的移位,限定词得不到任何的“支持”或“允准”,因此变成了一个“真空”的位置。语法是不允许这样“真空”位置的存在,所以粤语的光杆名词不能有限定词,只能有(5)的名词短语“NP”结构。没有限定词的“NP”不能表示有定意义,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粤语欠缺有定的光杆名词。

(5) $[\text{NP N}]$

根据这样的分析,这两种方言遵守着(6)的移位参数,导致了

方言语法的差异。北方话和粤语的名词移位参数已经成为生成语法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见(Li 1997, Au Yeung 1997, 2005, Cheng and Sybesma 1999, 2005, Sio 2006 等)。

(6) 北方话的限定词可以诱发名词移位,但粤语的限定词不能诱发名词移位。

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可以这样说:粤语的限定词不能诱发名词移位,在体词的层面,粤语比较“保守”,没有移位的现象;相对来讲,北方话体词内的成分比较“好动”,限定词能够诱发名词移位,形成有定的光杆名词。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究竟体词层面的移位参数是否说明了北方话和粤语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语言类型?在以下的讨论里,我们希望进一步证明即使在没有语音形态的名词性空语类里,北方话和粤语也一样遵守上述(6)的移位参数,从而我们可以解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毫无相关的语言现象,提供一个统一而合理的句法分析。

2 空语类的差异一:名词省略的差异

在某些语境下,北方话名词短语的中心语允许省略,只留下定语的部分,形成所谓“的”字结构,例如(7)括号内由名词短语组成的“的”字结构“张三的”和(8)括号内由关系小句(relative clause,或称为“定语从句”)组成的“的”字结构“昨天打电报的”。

(7) [张三的]是一张桌子。 (北方话)

(8) [昨天打电报的]来了。

然而,北方话的这两个例子,在粤语里却不能接受。(9)和(10)是粤语对应的例子,但都不能说。“嘅”(的)是粤语的结构助词。

(9) * [张三嘅]系一张台。 (粤语)

(10) * [寻日打电报嘅]嚟咗。

Lee and Yiu (1998) 发现如果粤语“嘅”(的)所修饰的中心语表示非指称(non-referential,或称为“无指”)或泛指(generic)意义,则

允许这种省略的结构。比如说,按照他们的说法,例子(11)的中心语并非指一个个体,所指的是多于一,有一种非指称的用法。

(11) [参加比赛嘅]有超过十队。(参加比赛的超过十队。)

(粤语)

过去讨论北方话的“的”字结构的文献确实很多。不过,在众多的理论当中,我们原则上认同省略说,即“的”字结构是修饰中心语的定语,而中心语在音韵层面省略了,但却在句法层面占一席位。为了解释北方话和粤语的差异,我们认为被“的”字结构修饰的中心语是一个空语类^①。上述例子(7)和(8)可以简单表达为(12)和(13),它们都包含了一个空语类“e”的中心语。

(12) [张三的 e]是一张桌子。 (北方话)

(13) [昨天打电报的 e]来了。

我们认为这个空语类有两种可能的结构,即(14)和(15)。(14)是一个光杆的名词短语结构,包含了一个空的中心语“ Φ ”,而定语(即所谓“的”字结构)附接在名词短语之上,作为附接语(adjunct)。跟(14)不一样,在(15)的结构里,名词短语之上,还多加了一个限定词短语“DP”,定语则附接在限定词短语之上。名词短语和限定词短语的中心语都是空的“ Φ ”。

(14) [_{NP} 定语 [_{NP} Φ]]

(15) [_{DP} 定语 [_{DP} Φ [_{NP} Φ]]]

根据上述(6)的移位参数,粤语由于没有名词到限定词的移位,限定词不能出现,因而粤语这样的空语类不能有限定词,只能有(14)的结构。没有限定词的名词短语“NP”不仅不能表示有定意义,而且不可以表示指称意义(referential)。这样的分析解释了Lee and Yiu (1998)的观察,说明了粤语“的”字结构的空语类只表达非指称/泛指的意义,却没有指称的意义,不可以指某一个个体。

既然北方话的限定词能够诱发名词移位,限定词可以得到移位后的名词的“支持”。即使名词是空的,由于这种空名词是音韵上的空,不是词类、语义上的空。空名词的移位可以满足限定词的要求,

不会让限定词成为“真空”的位置。因此,(15)的结构在北方话是允许的,而拥有限定词的空语类可以有指称甚至是有定的用法。(6)的移位参数正好解释了北方话和粤语就名词省略的差异,从而证明了移位参数的正确性。

3 空语类的差异二:包含关系小句的话题句

(16)和(17)关系小句的例子,Aoun and Li (2003)从功能的角度来考虑,认为被关系小句修饰的中心语实际上具有修饰的作用,例如(16)的“方法”用来修饰“他修车”,而(17)的“原因”用来修饰“他不能来”。

(16) [他修车的]方法 (北方话)

(17) [他不能来的]原因

从形式的角度来考虑,Aoun and Li (2003)假设这样的关系小句内有一个空算子(null operator)“Op”,空算子原本是关系小句内的状语,修饰关系小句(或修饰关系小句的谓语)。空算子必须进行句法移位,移到关系小句的句首,并且在原来的状语位置留下一个语迹(trace,表达为“*t*”)。由于空算子本身没有什么固有的特征,这个移位后的空算子必须跟中心语的特征匹配,获得适当的语义诠释。在(18)和(19)的表达形式里,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指标“*i*”表示空算子“Op”和中心语“方法”和“原因”这种特征匹配的关系。

(18) [Op_{*i*}[他 *t_i*修车的]]方法_{*i*}

(19) [Op_{*i*}[他 *t_i*不能来的]]原因_{*i*}

Aoun and Li (2003)进一步提出,跟方式(manner)、原因(reason)相关的中心语,如果是一个空语类,则缺乏相关的特征。因此,在关系小句内的空算子,不能跟空的中心语有任何的特征匹配。如果空算子得不到任何的语义诠释,他们认为这样的例子是不合语法的,并且举了以下的例子证明他们的说法。在(20)和(21)里,括号内的关系小句“我修车”和“你不能来”都修饰了分别表示方

式和原因的空语类“e”。

(20) * 他修车的方法比[我修车的 e]好。 (北方话)

(21) * 他不能来的原因我知道;[你不能来的 e]呢?

他们还指出如果修饰空语类的定语并非关系小句,例如(22)的“我的”和(23)的“你的”,则没有问题。由于定语不是关系小句,没有任何的空算子,不牵涉到特征匹配的问题,因此(22)和(23)显然容易接受得多。

(22) 他修车的方法比[我的 e]好。 (北方话)

(23) 他不能来的原因我知道;[你的 e]呢?

不过,Aoun and Li (2003) 的观察并非没有反例。我们发现如果表示方法、原因的空语类能够指称句子的话题,即使被关系小句所修饰,这些句子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例如在(24)和(25)这两个例子里,关系小句可以修饰表示方式、原因的空语类中心语,没有太大的问题^②。

(24) (?)说到方法,[他修车的 e]不怎么样,[修电脑的 e]还可以。 (北方话)

(25) (?)说到原因,[他没来的 e]很合理,[做错事的 e]不合理。

尽管(24)和(25)在北方话可以说,但这两句在粤语却不能接受。即使有明显的话题,也不能让关系小句修饰表示方式、原因的空语类,例如(26)和(27)。

(26) * 讲起方法,[佢整车嘅 e]麻麻地,[整电脑嘅 e]仲可以。 (粤语)

(27) * 讲起原因,[佢冇嚟嘅 e]几合理,[做错事嘅 e]唔合理。

为什么北方话和粤语有这样的差异? 理由很简单,由于(6)的移位参数所限,粤语没有名词到限定词的移位,粤语的空语类没有限定词,只有光杆的名词短语结构(例如上述的(14)),因此不具有指称的功能,也就不能指句中的话题。由于北方话有名词到限定词的移位,北方话的空语类可以拥有限定词(例如上述的(15)),具有指称的功能。

以(24)为例,括号内“他修车的 *e*”的结构理论上跟(20)括号内的“我修车的 *e*”应该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24)可以接受,但(20)却不可以呢?我们认为,表示方式和原因的空语类必须指称话题,受到话题的约束。(20)和(21)不能接受的原因,就是因为表示方式和原因的空语类的先行语不是位于话题的位置。下面北方话的例子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这个观察是正确的。虽然对说北方话的人来说,(28)并非十分自然,但总比(20)好得多。(20)和(28)都是比较句,但前者欠缺话题,而后者有一个话题,可以作为空语类中心语的先行语。

(28) ? 说到方法,[他修车的 *e*]比[我修车的 *e*]好。 (北方话)

同样是比较句,话题的存在对粤语空语类好像没有什么帮助。跟北方话的(28)不同,粤语的(29)难以接受。即使我们改用比较地道的“过”字句式,例如(30),语感一样是那么差。由此可见,怎样可以“复原”表示方式、原因的空语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北方话的空语类拥有限定词,可以有指称的功能,起码在形式上提供了复原的条件;然而,粤语的空语类只能是光杆的名词短语,纵使句子里有话题,要复原表示方式、原因的空语类也比较困难。

(29) * 讲起方法,[佢整车嘅 *e*]比[我整车嘅 *e*]好。 (粤语)

(30) * 讲起方法,[佢整车嘅 *e*]好过[我整车嘅 *e*]。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分析进一步扩展到其他的话题句,例如话题类系词句。(31)的系词句主语是一个空语类,指修车的方法,跟话题“他修车”有关;(32)的空主语,指的是张三没来上课的原因,也同样跟话题有关(张和友、邓思颖 2008a)。

(31) 他修车,*e* 是自己的钱。 (北方话)

(32) 张三没来上课,*e* 是他父亲病了。

这些例子在粤语却没有对应的说法,(33)和(34)在粤语里是不合语法的(张和友、邓思颖 2008b)。

(33) * 佢整车,*e* 系自己嘅钱。 (粤语)

(34) * 张三冇嚟上堂,*e* 系佢爸爸病咗。

北方话能够接受(31)和(32)的说法是因为北方话的空语类允许限定词“D”的出现,拥有像(35)的结构。空的限定词具有指称的功能,可以让句子的话题和空的名词短语建立起联系。如果把(35)的结构放在(31)里,空的限定词所指的就是“他修车”,而空的名词就是表达方法的意思。粤语没有这种说法,是因为粤语的空语类只有像(36)的光杆名词短语,没有像(35)的结构。既然缺乏了限定词,光杆的名词短语没有一个具有指称功能的成分,不能跟话题建立起任何关系。

(35) $[_{DP} \Phi [_{NP} \Phi]]$

(36) $[_{NP} \Phi]$

由此可见,(6)的移位参数可以解释上述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关的差异,让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汉语方言语法的差异。

4 空语类的差异三:空宾语句式

在这一小节,我们讨论空宾语句式在北方话和粤语的差异。例子(37)属于所谓空宾语的句式,第二个小句的空宾语“*e*”,一般认为是有歧义的,在适当的语境下,既可以指张三的老师,得出所谓“严格”的指称(strict identity reading)(即李四批评了张三的老师),又可以指李四的老师,得出所谓“松散”的指称(sloppy identity reading)(即李四批评了自己的老师)(Huang 1991)。

(37) 张三批评了他的老师,李四也批评了 *e*。 (北方话)

我们发现这样的例子在粤语里的接受度比较差,往往有一种不完整、非常别扭的感觉。(38)是(37)在粤语直译的例子,这个例子根本不能够接受,也就谈不上空宾语有没有歧义的问题。

(38) *张三批评咗佢嘅老师,李四亦都批评咗 *e*。 (粤语)

有人可能会质疑例子(38)的“批评”是从普通话/书面汉语借过来的词,这种比较“书面”的词汇可能较难进入比较“口语”的空宾语句式。即使我们把“批评”换了一个粤语地道的词汇“弹”(批评),

例如(39),空宾语句式仍然不能接受。

(39) *张三弹佢嘅老师,李四亦都弹 *e*。 (粤语)

我们认为空宾语句式的空宾语是一个空语类(李艳惠 2005)^③,而这个空语类的结构跟上述讨论的移位参数(6)有关:北方话的空语类可以拥有限定词(例如(35)的结构),但粤语的空语类只能是一个光杆的名词短语(例如(36)的结构)。北方话的空语类由于有限定词,具有指称的能力,可以选择一个有定的成分作为先行语,例如(37)的“他的老师”。然而,粤语的空语类是一个光杆的名词短语,不能指称有定的成分,因此,无论是(38)还是(39)的空宾语,都不能选择有定的“佢嘅老师”(他的老师)作为先行语。既然(38)和(39)的空宾语不能指句内的任何人,我们也无从决定李四所批评的人是谁,句内这两个小句没有任何的连贯关系,导致这样的句子不能接受。

Xu(2003)指出了在北方话里,配合适当的语境,除了第一个小句的宾语以外,空宾语还可以指其他成分。比如说,Xu(2003)认为(40)的空宾语不光可以指Mike的儿子,甚至可以指Mike本人(即Jeanne打Mike),或者句子以外的人,例如Jeanne的女儿(即Jeanne打自己的女儿)。

(40) Mike先打了他的儿子,Jeanne才打 *e* 的。 (北方话)

这样的句子,在粤语里根本是不合语法的,例如(41)。无论语境资料有多丰富,(41)仍然是不能接受,谈不上什么歧义,这是由于粤语的空语类没有限定词,缺乏指称有定成分的能力。

(41) *Mike先打咗佢嘅仔,然后Jeanne至打 *e*。 (粤语)

下面的粤语例子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42)第一个小句的宾语“咖啡”是光杆名词,表示一种非指称或泛指意义,并非特指某一个个体。在这个情况下,第二个小句的空宾语可以理解为“咖啡”,而(42)也能够接受。从此可见,粤语的空宾语应该分析为光杆的名词短语,虽然不具备指称有定成分的功能,却可以表达非指称或泛指意义^④。

(42) 张三饮咖啡,李四亦都饮 e。张三喝咖啡,李四也喝。

(粤语)

综上所述,粤语的空宾语缺乏限定词,只能是一个光杆的名词短语,不能指称有定的成分。这正是移位参数(6)所带来的结果。

5 结语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讨论了三种不同的句式,包括名词省略、包含关系小句的话题句、空宾语句式,指出了北方话和粤语就这些句式的差异,并且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沿着名词移位参数的思路,我们认为北方话和粤语光杆名词的句法结构差异一样可以在名词性空语类找到证据。由于移位的差异,北方话的名词性空语类可以拥有限定词,具有指称的能力;但粤语由于缺乏名词移位,因此不能允许限定词在空语类里出现,从而造成粤语这种空语类欠缺指称的功能^①。

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同意北方话和粤语的确分别代表了两大类汉语方言:北方话体词内的成分比较“好动”,让表面上光杆的名词(无论是显性的还是空语类)包含了比较复杂的结构,有比较“强”的指称能力。相反,粤语在体词的层面比较“保守”,没有移位的现象,表面上光杆的名词本质上也是光杆的成分,没有其他“额外”的复杂结构,因而造成了粤语的光杆名词整体上有较“弱”的指称能力。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话,我们不妨以名词省略、包含关系小句的话题句、空宾语句式等作为检验空语类句法结构的测试标准,为汉语方言分类。我们希望这样的方言语法比较研究日后不仅让我们对汉语的面貌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窥探移位参数、指称能力等句法—语义接口的互动关系。

附 注

①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李艳惠(2005,2008)所提出的所谓“真空语类”(true empty category,或简称“TEC”)的讨论和分析。虽然她的具体分析跟本文的不一样,但基本的精神是一致的。

② (24) 和 (25) 的接受度有地域上的差异,甚至是个人的差异。这两个句子原则上在内地的北方话是可以接受的,但通行于台湾的“国语”却不能接受,这可能受方言的影响。我们也注意到对内地说北方话的人来讲,有的人对这两句还是有点保留。不过,这两句跟上述(20)和(21)在语感上相对的差异应该存在。

③ 在生成语法学的文献里,还有把空宾语句式分析为动词短语省略(VP ellipsis)(Huang 1991, Li 2002, Ai 2008 等)。

④ 北方话和粤语就空宾语句式的差异,还有其他比较特殊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将另文详谈。

⑤ 本文所讨论的名词性空语类并不包括空代词“pro”。首先,普通话和粤语都拥有具指称能力的空代词;其次,空代词的结构和分布跟本文所说的名词性空语类不同,详见李艳惠(2005, 2008)的讨论。

参考文献

- 李艳惠(2005) 省略与成分缺失,《语言科学》第2期,科学出版社,北京,3-19页。
- (2008) 短语结构与语类标记:“的”是中心语?《当代语言学》第2期,97-108页。
- 张和友、邓思颖(2008a) 与空语类相关的特异型“是”字句的句法、语义,将刊于《当代语言学》。
- (2008b) 空语类允准及北方话、粤语话题类系词句的句法差异,发表于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北京大学。
- Ai, Ruixi Ressay (艾瑞喜)(2008) *Elliptical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Muenchen: LINCOM.
- Aoun, Joseph, and Yen-hui Audrey Li (李艳惠)(2003) *Essay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and Derivational Nature of Gramma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Au Yeung, Wai Hoo (欧阳伟豪)(1997) A parametric analysis of Cantonese and Mandarin nominals. *Proceedings of Postgraduate Research Forum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7*, 186-197.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u Yeung, Wai Hoo (2005) An interface program for parameterization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Cheng, Lisa Lai-Shen (郑礼珊), and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 509-542.
- Cheng, Lisa Lai-Shen, and Rint Sybesma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ed. by Guglielmo Cinque and Richard S. Kayne. 259-292.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黄正德) (1991) Remarks on the status of the null object.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ed. by Robert Freidin, 56-76.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Lee, Thomas Hun-tak (李行德), and Carine Yiu (姚玉敏) (1998) Final 'de' and 'ge3' – a nominalization analysis for cleft sentences i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Research Forum of Linguistics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Li, Hui-ju Grace (李慧如) (2002) Ellipsis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Li, Yen-hui Audrey (李艳惠) (1997) Stru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nominal expressions. M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Sio, Joanna Ut-seong (萧月嫦) (2006) *Modification and Reference in the Chinese Nominal*. Utrecht: LOT.
- Xu, Liejiong (徐烈炯) (2003) Remarks on VP-ellipsis in disguise. *Linguistic Inquiry* 34.1:163-171.

(中国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Email: sw.tang@polyu.edu.hk)

ed though, are inherently interrelated. Their interaction could be accounted for by means of "Extended Mapping Hypothesis". The study then attempts to explore more deeply the mapping mechanisms in natural languages by comparing English, French and Chinese.

Keywords: indefinites, specificity, extended mapping hypothesis, verb movement, typology

Tang Sze-Wing, A Parametric Analysis of Empty Categories in Chinese Dialects

Abstract: Grammatical variations between Mandarin and Cantonese with respect to nominal empty categories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by examining NP-ellipsis, topic sentences (associated with adjunct relativization), and the null object construction in these two Chinese dialects and are accounted for under a parametric approach to movement. By virtue of N-to-D movement in Mandarin empty categories, D is not vacuous and can express referentiality. Such empty categories in Cantonese are non-referential as it lacks N-to-D movement.

Keywords: empty category determiner parameter referentiality Mandarin Cantonese

CSSCI 来源集刊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庆祝乔姆斯基教授获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专辑

(第三十九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2009年·北京